

短篇傑作選輯之一

# 臘梅開花

田 濤 等 著

文藝出版社刊行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of plum blossoms on a dark branch, rendered in a stylized, graphic manner. The blossoms are light-colored with dark outlines, set against a reddish-brown background.

短篇傑作選之一

# 臘梅花開

田濟等著

文藝出版社刊行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版一第月一年七十三國民華中

經	發	發	著
售	行	行	作
處	人	者兼	者
全	李	文	田
國		藝	濤
各		出	
大	雯	版	等
書		社	
店			

元萬 幣國價實

## 目次

- 臘梅花開……………田濤(一)
- 化外……………田濤(一九)
- 李蝦扒……………沙汀(四三)
- 榮報……………臧克家(五五)
- 無車之站……………劉威亞(七一)

## 蠟梅花開

田 濤

蠟梅花的清香透露出春天的氣息，它的顏色黃得可愛，我折了一枝回來送到他的面前，想他看見這枝花，嗅到它的香氣，或許把他心裏的憂鬱減消一些。藝術家不是最喜愛花的嗎？我用一隻深褐色茶杯裝了水，把花枝插在水裏，放在他的寫字檯上，誰知他的眼睛只望了它一下，說：

「由那兒折來的？」

「水塘邊的梅花樹上。」

「水塘邊什麼時候有梅花？」

「水塘邊有梅花的，平時沒開花，沒有人曉得，開了花才曉得它是梅花。」

他開始伸下鼻子去嗅它的香氣了。我十分愉快，心裏想：這梅花真可減消他一些憂鬱了。他對那枝蠟梅出神了半響，兩眼發癡，臉孔更顯得枯瘦可怕，頭髮亂蓬蓬的，我簡直不敢再對他望了。我想：近來他爲什麼變得這樣沉默呢？臉上爲什麼總是流露出憂鬱呢？難道因爲不喜歡我而不快活嗎？還是因爲厭煩我呢？無論如何我是猜不透他的心理。忽然把手裏握的一枝筆投擲在桌子上，臉上浮起了笑，這難以看見的笑容呵，對我實在感到不安。他忽然從那破藤椅裏站起身子，說：

「走，我們出去散散步，看看蠟梅花。」

聽了他的話，壓在我心上的陰愁，才稍感輕鬆了些，難得的與他同路散步的機會，我幸運的暗感兩蠟梅花。如今我才真的證明了藝術家是喜愛花的。同他走出了這陰慘破舊的房門，只見一片有陽光晒照的曠野，顯露出寒冷蕭條的景色，有幾隻野鴿繚繞在空中，落下一片空地覓食。在路上他深嘆出一口氣，對着夕陽似有感想的望着。一會，走到水塘邊，水塔裏洗衣的婦女們全都走光了，塘裏的水是靜悄悄的，被夕陽映得閃起一片金色。他望見了黃蠟梅花，又是對它出神了半響，才說：

『想不到它是一棵蠟梅樹。』

『幾天前我就知道它是一棵蠟梅了。』

『爲什麼你不早些給我折一枝回去？』

『那時候，花還沒開呀。……』

我說了這句話，他忽然搶握住我的手，我們已經好久沒握過手了，當真是這梅花把他刺激得這麼興奮麼？他笑了，顯年輕了許多，臉上的愁雲都消失了，這時候，我才敢開口說我平日不敢說的話：

『沈雲，我們的生活太沒生趣了，平日你臉上連一點笑容都望不見。……』

由他仍在浮起笑容的臉孔上，並沒發現因我的話感到的不快，他却嘆出一口氣，說：

『戰爭給我們的苦難太深了，還怎麼會笑呢？』

「你的心事放開些呀。」

「放得很開，亞莉。……」

他緊緊握住我的手，對我熱情的笑着，不知多少日子沒有享受到他的愛，今日我特別感到幸福。同他離開了蠟梅樹，每個人手裏都持了一把蠟梅花，兩個人都忘記了飢餓，太陽雖然落山了，仍向前面散步，散步到沙江岸上，一座用民房搭起的浮橋口，站着一個持手槍的衛兵，他並不干涉我們渡浮橋，我們在夜色下的浮橋上散步。望河裏的水，寒風刺着我們的耳朵，一輪明月掛上半空，我們瞭望着月色下無邊際的蒼茫的曠野。真的，今天我高興得把一切愁苦都忘丟了。

踏着像冰似霜的月影，從一條破爛寂寞的小巷繞回來，剛剛走到我們住宅的門口，我們的女用人懷抱着我們的小毛頭，另一隻手還牽着我們那三歲剛在學講話的孩子，我看見她，便問：

「晚飯煮好了麼？」

「太太，米沒有了，還沒有煮呢。」

我心裏有些冒火，覺得這老媽子太沒有用處了，沒了米爲什麼不早點開口，一定非等到炊晚飯時候過了，才說沒了米！

「沒了米也應早點說呀。」

「我不是一早就對你說了麼？沈太太，你說沒了錢，要賣你的什麼金戒指去。」

我立刻想起了，衣袋子裏是空空的，沈雲一月前寫過一篇藝術論文，已經發表在一個刊物上，

說是最近就可寄稿費來的，天天在期望着，誰知米已沒有了，稿費却還不寄來，只有把我們的訂婚戒指先賣一隻來買米。誰知我今天因太高興的關係，陪他出去散了這半響步回來，竟戒指買米的事却忘記了。

那剛在學講話的孩子，一看見我，便雙手抱住我的腰子。一面喚叫媽媽，一面喊着要吃飯。我歡喜的心裏，立刻又被那陰愁的暗網所籠罩了。

賣了我的一隻戒指回來，買了米，女用人煮了稀飯，我們就了鹹菜吃了。女用人洗了飯碗，用抹布拭着水淋淋的手，說：

『沈太太，今天房東老頭子又來問我們什麼時候搬，不搬他要我們付房租的。』

『我們搬過來時候，正在大轟炸，這屋子根本就沒有房主，房主不知跑到那兒去了。後來房主老頭子回來，還客氣的說要我們給他看房，不要租錢；日子剛稍平靜一些，這老頭子就不講情面了。』

『他說軍隊強佔民房，是不講理，你們文人那有不講理的？』

『替他照房子，怎講不講理？明天日本飛機來了，把它炸毀，他也別再說不講理的話。……』  
我有些生氣的說，眼睛裏感到酸溜溜的。忽然，我發現女用人的臉色帶露出諷譏的微笑，笑中含蘊了卑視，她說：

『太太，我的工錢昨天到一個月，我想買件衣料，可以付給我麼？』



我心裏有些冒火，生氣的說：「明天給你。……」

沈雲又伏在桌子上練習素描了，也不知他爲什麼那樣不耐煩，寫了兩下素描，又展開一張稿紙沉思着，他又想寫文章嗎？桌上放着一盞柴油燈，燈焰在飛黑煙，我想：這黑煙對他的呼吸是不好的。我用一根火柴棍把燈焰撥小些，他似乎受到我動作的打擾，回頭望我一下，叫道：

「別動。……」

我靜得像一個死人，悄悄撫着的嬰兒餵奶子，輕輕把大孩子提上床讓她睡，生恐他們鬧出一點聲音來。一直到深夜，大概總有十二點鐘了吧，對面的營房裏吹熄燈號半天了，街巷上敲了好幾次夜鐘，窗外沒一點聲音，月光也移過去了，我躺在床上朦朧醒過來，聽得沈雲咳嗽，睜眼看見他仍伏在桌上，桌上的燈焰結了蕊，他持了筆忙碌的在寫什麼，難道又是寫稿子麼。

「天很晚了，你身體不好，快睡吧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他一句話不說，只聽他的筆磨着紙發出微細的聲音，我身邊兩個孩子也發出均勻的呼吸聲。

我閉了眼睛，又聽他在咳嗽。

桌上的蠟梅花，給我們這間陰暗的房子裏，添了濃重的清香，一清早我就把那茶杯裏的水換過。天將中午時，一位朋友來了，在窗子外面大聲喊叫：

『沈雲，沈雲，還沒起來呀。……』

沈雲被這位朋友吵起了床，頭髮亂蓬蓬着，眼角裏蓄滿眼屎，一清早更覺得他瘦得只有骨頭，臉肉全都陷下去，細骨顯得特別高。洗過臉他披了衣服，拖了破皮鞋，朋友早已坐在房裏甲鼻子嗅那桌上的蠟梅花了。一面在看，一面在叫：

『嚇，真香，老沈，是由那裏折來的？蠟梅這東西真是稀奇。』沈雲漱洗完畢，把衣服鞋子穿理起來，才和這位朋友談話。他談到敵人要發動攻勢，有蠢動模樣，這個舊歷年說不定就過不安定的。聽了他的話，我心裏感到很急，敵人萬一再進攻過來，我們拖着這兩個孩子，又沒有機關眼隨，怎麼搬動呢？心裏正在想着，那位朋友忽然說：

『依我說，老沈，你不如找點工作，你家裏大小也有四五口囉，專靠你這一行是不行的呵！』  
『是呀，』我在旁邊插嘴說：『沈雲的性子太古怪了，人家請他去當編輯，他都不去，專靠繪畫寫稿，是太苦了一點。』說這話時，我不知兩眼裏爲什麼那樣酸澀溜發熱。

『我知道沈雲的志趣，他是個最忠實的藝術家，他的生活需要過得單純，才會有創作出現。不過這樣的生活實在太清苦了一點。』那朋友說：『我想你的工作，最好只能當一個掛名差事，只領薪不做事，這樣仍不妨礙你的發展的。我想，我們機關裏或許可以設法到這種工作。』

我的眼睛亮了起來，感到生活都將由這位朋友放光明了。想到他們是個軍事機關，在軍事機關中能有工作，住在這房子裏也許不會再被房東老頭下逐客令了。

「那麼，就麻煩你了。」我說。

那位朋友笑着點頭，又扭過臉望沈雲說：「藝術家的創作慾固然非在單純的環境裏才得培植起來，可是生活永遠在那單純的環境裏，創作材料要枯竭的。……」

沈雲對他笑了一下，說：「好，那就請老朋友幫忙吧！」

沈雲的話，給我生活前途上增添了不少光亮，今後沈雲獲得固定薪金收入，我們生命上將會燦爛起來。

十二點鐘，綠衣郵差送來一封掛號信，沈雲叫道：

「稿費來了。」

他臉上充滿歡笑，我自然更加高興了，立刻把我賣金戒指用剩餘的錢，付了老媽子的工資。沈雲說：

「明天我們買兩斤豬肉吃……」

說着，他抱起了我們那個大兒子在手裏玩耍，這稀有的動作，連孩子也驚奇起來，只是睜圓兩個眼睛對了沈雲望。一會，懼恐的兩個小眼睛含滿了淚花。

「沈雲，你把她放下吧，她怕你呀，」我說。

沈雲把孩子放在地下：「她爲什麼怕我？」

「因爲你平日太把她打很了。」

「唉。……」

沈雲長嘆一口氣，望着地上的孩子。他何嘗不喜愛孩子呢？但爲了他的工作，孩子的聲音實在是最麻煩的，孩子怎能不變成他頭上的阻礙物呢？有好幾次，他曾把孩子打摔在地上喘不過氣來。如今孩子站在地上，只是睜圓兩個驚喜的眼睛對沈雲望，知道爸爸歡喜了，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喜悅以迎逢爸爸難有的歡情。

我把桌子上插蠟梅的茶杯，又換過一道水，用抹布抹乾淨了桌椅上的灰塵，希望我們灰暗的日子不久將發出光彩來。

在一個晴朗的上午，忽然天主教堂的米樓上又敲起警報鐘來，最初是空襲，空襲敲過，沒有兩分鐘，又敲起緊急了。沈雲神經衰弱，最經不住驚慌與緊張的空氣所壓迫，一空襲時就主張要走出市郊空地去躲避，因爲很久沒有敲警報了，說不定敵機就要光臨。我是不怕警報的，我以爲敵機即使飛來丟下炸彈，怎會那般湊巧就中到自己的頭頂呢，我始終認爲這機會太少了，所以一向是不願躲避警報的。緊急警報敲了，沈雲扯着我的衣袖，要我趕快走。他抱了大孩子，我揣起小毛頭，鎖了房門，剛剛走上街道，已聽得空中傳來嗡嗡聲音，街道上的行人都慌張起來。沈雲在埋怨着我：

「我說早此走，你總是那麼遲緩呀。……」

旁邊行人中有人在說：「不要緊的，是一架偵察機。」

我們匆匆跑出南門時，飛機的聲音已經在頭頂上響了，有些胆子大的人，還用手遮了陽光，仰

頭向上望。我和沈雲跑下空地一條曲折的溝壕裏，那嗡嗡聲音仍在頭頂旋轉，心裏想道：「房東老頭子可不再趕我們搬家了吧！」

「前綫又打起來了。」溝壕裏還爬伏着兩個軍人模樣的漢子在談：「敵人增援兩個師團，這兩天風聲挺緊呀。」

「這一次偵察了，下一次說不定要轟炸的，所以以後有警報一定要跑。」

「參謀處不是要搬過河去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沈雲聽了他們的談話，便用眼睛望着我，帶教訓的顏面和聲音吧：

「以後你可不能再那麼要大胆呀。」

突聽得遠遠一聲爆炸，接着又是一聲。伏在溝壕下的兩個軍人模樣的人都伸直了耳朵，瞪起兩眼。其中有一個在罵：

「狗×的，偵察機也要丟炸彈嗎？」

嗡嗡的聲音遠了，空地上站滿了人，都在東張西望。有人在叫：

「炸彈落到飛機場裏了。」

遠遠一團煙氣升起，人們都望着升空的一團煙，作着種種議論。

警報解除以後，在街門口遇見那滿臉橫肉的房東老頭，果然，他不似前幾天那麼板着臉了，他

望見我們，老遠便和藹的笑着打招呼，說：

「呵，小妹妹受了驚嚇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回答。

「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繫？」

「南門外空地裏。」

「老人，以後空地也躲不得呀，怕機關槍掃射呢。」

他總是無話找話的與我談，沈雲對應酬的虛偽話，一向不願搭腔，尤其他望見那副假面具，已經感到厭煩了，所以他一句話也不說，抱了我們的大孩子一直走進房門去，然而那房東老頭子仍是對着沈雲的背影笑迷了眼睛，又低聲對我說：

「你們的沈先生，是要去作官了？」

我驚異的睜大眼睛望着他，問：「你聽那個說的？」

「沈太太，你別瞞我了，一個人能作官還不足富貴命麼？恭賀你們高升。沈先生的委任在我房裏，剛才送來的，你們不在家，我替你們收下了。」

我心裏有些跳動，想喚叫沈雲，然而他已進了房屋。我跟房東老頭走進他陰沉沉的客廳裏，取了沈雲的委任書，打開看時，房東老頭子在旁邊笑着說：

「你們沈先生是上校階級呢，按照軍隊規矩，是個團長的身份啊。他是貴人有貴命，看他平日

不講話，這一下就當了團長。我們那沒出息的兒子，當了一輩子兵，才是個少尉排長，這以後還要你們沈先生提拔呢。」

房東老頭說着，便裂開嘴笑起來。

老媽子聽得沈雲當上校，態度與以前也不同了，作事特別殷勤，從來沒有不耐煩過，兩隻小腳飛舞的聲音，響徹了前後庭院和廚房。沈雲有了工作，我心裏也開朗了許多。沈雲這個掛名上校，雖然不辦公，但每日必得到機關裏去簽個到，有什麼藝術宣傳的工作可以帶回房裏來做。最初沈雲的精神也十分愉快，我們像從陰鬱泥濘的日子裏拔出了腳，生活的前途是光明的。

這是個星期天中午，房東老頭子辦了許多的菜，非要請我們一家人吃酒不可。

「沈雲不會吃酒。」我說。

老頭子笑得方臉變成圓臉了：「女人畫家那有不會吃酒的？沈太太，你們別客氣，請告訴你們的用人別弄午飯了，今天中午就在我那裏吃碗便飯，也算你們賞我一個光。」他忽然停住了笑，仰頭望着我：「你們沈先生會不會吸煙？」

我趕快搖頭說：「他除了吃以外，什麼都不會的。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不，……」他趕忙搖着頭，認爲我誤解了他的意思，伸出一隻手的大指與小指來：「吃過飯提提神，當作要緊的，誰都可以吸一兩口，對身心有益的東西。……」

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心裏感到有些說不出的壓制，中國交際場上難道都離不開鴉片煙麼？我在替沈雲抱歉，他對人事間的應酬物會得太少了，怨不得我們要挨飢受餓，他不但不會吃酒吸煙，連話也不願意講，如果假味了良心讓他裝飾一副面具出來，自然就更難做到了。我搖頭拒絕了吸煙的事，只答應他吃午飯，但也還不知道沈雲願不願接受呢。

吃午飯的時候，沈雲和我，還有孩子和用人，都被邀過房東老頭子的客廳裏去。吃飯前，老頭子先把孩子當排長的照片取來給我們看，這是沈雲最感到不愉快的事，所幸的是老頭子沒有把『提拔』的話說出來，但是沈雲的臉孔上始終露不出笑顏了，他開始厭惡着房東老頭子，在房東老頭子走出去催詢菜的時候，沈雲又在抱怨我：

『你爲什麼答應他來吃中飯？』

開始吃菜時，沈雲一口酒都不喝，吃了兩口菜，也便把筷子放下了。房東老頭子那方臉始終再也笑不成圓形，只是用筷子夾了肥肉向我們那小孩子口裏塞去。

天剛剛亮，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緊急警報鐘，由這嚇人的聲音裏聽出敵機准定是來轟炸這裏的。睡夢中的沈雲被驚得一下子便從床上跳起來，披了衣服便抱着我叫：

『快走，快走，……』

叫女用人抱了大孩子，我們抱了小的，下了門鎖，一直躡出城到南門空地去，伏在一條有叢樹



的溝壕下，飛機六架已經臨空繞過半個圈了。不管怎樣，我心裏十分平穩，沈雲有了職業，一件仗胆子的事情，便是把城炸平了，也還可以隨了機關吃飯的。

飛機繞了一個圈，又折過頭來，空中便起了嗤嗤的嗚咽聲，由幾次的經驗，我知道是炸彈在空中小叫了。沈雲嚇得臉孔變了顏色，抖：

「糟了，炸彈落下來了……」

一連轟轟幾聲，我們隱伏的溝壕旁壁上被震得存落土，沈雲緊握了我的手，說：

「好了，聽到聲音就滾關係的。」

這一日，城裏居民紛紛往鄉裏遷，喊聲，哭叫聲，車輪聲，鬧得人心惶惶不安。人們都在都在謠傳着敵機明天將大施轟炸。街巷裏擠滿了挑箱籠的，背板襖的，拖床板的，提包袱的，……鬧出種種恐怖的聲音，令人心悸肉跳，彷彿這城市將歸於毀滅。城裏有幾處落了炸彈，炸死了幾個人，火煙尚未熄滅，這就更添加入們恐慌的原因。忽然，街門上一陣驚怖的哭叫聲，女用人匆匆跑進來喚我：

「沈太太，快出去看，死人過來了。」

我走出街門，街路兩旁塞滿了人，只見一輛膠輪破車上橫睡着一具血肉模糊，彷彿剛從瓦礫灰土中挖掘出來的屍首，除了那兩隻腳露在外面，鼻子眼睛全都給泥血塗得看不清楚了，用蓆子蒙住半段身子，還有一滴滴的血滴在地下。旁邊隨着一個蓬首垢面的老婦人，一面走，一面望着屍首哭